

〈父土〉

作者：陳黎

從小到大，在旁人眼中，有些事我似乎與眾不同。大學以前的我，不喜歡跟親戚打招呼。除了「媽媽」之外，連「爸爸」都沒喊過，更不用說其他二三四五六等親了。長輩們常以利誘我，說，譬如，叫一聲「阿公」給一百塊。我從不就範。我可以用「間接敘述」提及阿公如何，二叔如何，但要我當面喊他們，絕無可能。為何如此，我也不知道。但我從小如此，一如我從小就不參與家族任何年節的祭拜、聚會，不跟他們去掃墓，吃喜酒或生日餐宴。

所以我自然也不會跟著他們，勞師動眾，回原居地祭祖、探親，祭拜那些不曾見過的死人，探訪那些我不曾聽過的親人。

我父親十四歲時，跟著我的祖父、祖母、外曾祖母，以及我的一干叔叔、姑姑們，從宜蘭遷來花蓮。從小，老是聽他們講羅東，提三星，卻一直不清楚他們這些人從宜蘭什麼地方到花蓮。有時又聽他們說要去礁溪掃墓，或者某某親戚要從冬山來。宜蘭在花蓮之北，我知道。大學時到台北讀書，坐蘇花公路在蘇澳換火車北上，這我也知道。北迴鐵路通車後，坐火車上台北，蘇澳新站之前是南澳，之後以羅東、宜蘭、礁溪、頭城，海上面有一個龜山島，這些都在宜蘭，這我也知道。但我還是不知到三星、冬山在哪裡，不知道我父親所來自的鄉土是什麼樣貌，一如我從小到大都不在意父親在想什麼或者他對我有什麼想法。幾天前，為公視拍「文學風景」影集的女導演在攝影機前問我：「你作品裡母親的形象強烈，父親的形象相對模糊，是否也是一種對父權會威權的反抗和批判？」我說我不曾有被父親壓抑的感覺，相反地，我似乎一直無視於父權的存在，一如我從小對世俗禮教的視若無睹。

父土對我是陌生的。這也許是為什麼，當我三十歲，生下女兒，初為人父時，我覺得自己很好笑，覺得自己很不像自己——「成為一個父親？」

父親的世界對我是陌生的。

從小，他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字，有時候用鋼筆寫我的名字在課本封底或練習簿封面。更多是在十行紙上，一行一行游走而下。這些字相當工整，合而觀之，覺得乎大乎小，但平衡得很好，環肥燕瘦，相映成趣，好像是平假名化或草書化的楷體——非常秀麗而有個性。假日時他會用新買的 Honda50 載母親和我們三兄弟到郊外玩——多麼有效的六〇年代，一輛小機車同時坐五個人！花蓮市的美齡公園、忠烈祠，吉安鄉的王母娘娘廟……我書架上的一本小相簿證明這一切為真。或者我們會坐火車——東線小火車——回母親娘家玉里，或者探訪在電力公司服務，每隔幾年沿著鐵路調來調去的舅舅——光復、瑞穗、富里火車站的月台都曾留下我們的家庭照。在林區上班的父親出差到台北時，有時也會帶我一起去——依然是照片為證：松山機場、圓環的旅館、兒童樂園……。還有一張照片是國小四年級時我和弟弟在花蓮市博愛街竹庵酒家內水池旁的合影。父親的寫字桌上有一個書架，我在書架上看到的除了他不時買的日文版讀者文摘外，就是原來在花蓮港木材株式會社工作，戰敗後回國的日本人留給他的一些日文書，這些書多跟林業有關。國小六年級時我從中找到一本類似叫國小數學大全的書，精裝本，厚厚的。我翻了一翻，雖然用我不懂日文寫成，但是居然看得懂。我記得我把裡面的題目從頭到尾都做了，覺得台灣教的算數比日本難呢。這是我第一次讀「外文書」，非常奇妙。高中畢業後我又在裡頭發現一本日本的西洋音樂史，我辨認圖片，找到史特拉汶斯基等人，驚訝這本發黃的舊書裡怎麼藏了那麼多我渴望的現代音樂資料。

我從小大概就是一個自以為是，自行其是的人。自以為我就是我的家教，不需父母管我，也不太覺得他們對我有什麼影響。我跟他們在同一屋頂下生活了三十年，近十多年來雖然沒有同住一處，但住的地方相聚不到五百公尺。我只有在寫作、閱讀或看「小耳朵」節目遇到有問題的日文資料時，會想到我父親，請他幫我翻譯一下，雖然他未必真懂。我懂就好，我總這樣以為，他只要當我的字典或翻譯機就好，在我需要時。所以我記得十行紙上他幫我做的那些片段、零散的翻譯。記得〈譬如上個禮拜〉有事要上台北，找不到人在我到火車站時，會打電

話叫他來載我。七十多歲的他騎著他的 Vespa 載著四十多歲的我。機車波、波、波的走著，我坐在後面，戴著他帶來的安全帽，他坐在前面，不時吐出一些話語。那些話語飄散在風中，隔著安全帽，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說什麼。我喔、喔的敷衍著。到了車站，我下車，拿下安全帽，交給他收好，他似乎還想要跟我說什麼。我走向車站，說回來時有需要再跟他連絡。

我不知道他和我的世界有什麼要聯絡。

退休後在家，他常說要寫回憶錄。我想寫就寫嘛，反正閒著沒事。前些日子他花了一些時間編寫了一本我們的家族，還託人打字，影印成冊，送給他的弟妹們。二十頁 A4 影印紙記錄了我祖父母以及外曾祖父母的生平大事，敘述了家族由宜蘭遷來花蓮的經過，並且把他兄弟姊妹各家庭成員的資料羅列在內，還附一章陳家祖先在宜蘭礁溪龍潭公墓內的墓碑位置圖。

我幫他校對了一下文稿和圖稿。我當然不會去掃那些墳墓。根據我父親所記，這個家族日據時代祖居地乃在臺北市宜蘭郡宜蘭街宜蘭字乾門一四舞番地，即今日宜蘭市內。由今日礁溪鄉福嚴復國禪寺北側小道路右邊樹林第三棵樹進去可看到一「山東盧墓」，再進去即可找到寫著「爽娘桃氏」與「保娘林氏」字眼的我的曾曾祖母與曾祖母之墓。在護國禪寺前面的公路北行右轉可到一小山丘，尙有我曾曾祖父與曾祖父之墓，墓碑上橫寫「南靖」（據我父親說應該在中國福建南部），直寫「顯考清山阿喜陳公之墓」，我的父親註解說清山是他清山是他曾祖父之名，阿喜則其祖父，日據時代戶籍資料記載名為陳甚，可能光復後誤錄為阿喜。陳甚也好，阿喜也好，不管喜不喜歡，他就是我的曾祖父。

父親的這本小冊子說我的外曾祖母游季晚於一八九一年生於宜蘭冬山，丈夫早逝，她的女兒，也就是我的祖母游阿蟬生於一九一〇年，一九二六年與當年十九歲的我的祖父陳水木結婚。在太平山擔任運材機關車司機的我的祖父於三十二歲時單獨前來日人經營、待遇較好之花蓮港木材株式會社任職。我父親及其弟妹仍與我的外祖母、祖母等留在宜蘭，同住在羅東郡三星庄三星字月眉三五番地。

「房屋是木造，用台灣瓦蓋，位於三星市場後面，因與一家碾米廠比鄰，碾米時

間，空氣會汙染，所以很少開大廳的門，大部分時間都由靠水溝與田園的後門出入，以免灰塵吹入家中，可說是光線與通風狀況都不甚良好的破舊房屋。」

一九四八年七、八月間，宜蘭地區發生數十年來最大的一次颱風。三星附近的紅柴林堤防被大水沖壞，死傷慘重。當時十四歲的父親建議我外祖母立刻往建築牢靠的附近市場內避難，一家人躲在豬肉攤下度過驚恐又難耐的長夜，翌日回家一看，房屋以倒毀，慶幸及時走避，卻也無家可歸。遂於同年遷至我祖父的勤務地花蓮，租屋而住。

我複述這兩段我父親在小冊子裡的敘述，主要因為我覺得這本我們的家庭太瑣碎、平凡、無聊，我將之去蕪存菁，算是廢物利用，合乎現在環保回收的概念。半個月前，我隨本地一個環保團體前往宜蘭做二日遊。我買了一本色彩精印的宜蘭深度旅遊手冊，蜻蜓點水、快馬加鞭地深度旅遊了一番。我坐在朋友的車子裡，從羅東到宜蘭，從冬山河到雙連埤，欣賞了(根據書上所說)在自然方面：一、山林之美，二、湖泊之美，三、溪流之美，四、平原之美，五、濕地之美，六、海岸之美；以及在小吃及特產方面(這也是書上說)：一、糕渣，二、粉腸，三、膽肝，四、金棗，五、李子糕，六、牛舌餅，七、0仔魚羹。那一夜，我住在冬山河邊的民厝裡，想到這附近就是我外曾祖母、祖母出生之地，想到我父親、祖父、曾祖父曾經奔波在這塊非常綠色的土地上，留下，可惜，沒有顏色的汗或淚，我是有一點感動。

相對於之前每一次都是坐在自強號或莒光號車廂，隔著玻璃窗看風景疾馳而過，這次我算是腳踏實地，親臨其境。如果我細心打探，我也許可以問出六十二年前為剛滿周歲的我的四叔治病，誤把他的右大腿動脈切斷，使他一隻腳萎縮，無法走路的那位羅東有名的陳醫生診所在哪裡。如果我耐心考察這個地方圖書館或圖書館外的廳志線志郡志鄉志墓碑口碑紀念碑，我也許可以尋訪出九十年前背著不能人道的她父家子弟的丈夫，在外面生下我祖母和她兄弟的我的外曾祖母李晚，是跟哪一個有種的男子有染？他們在哪一間旅社、木房或茅舍偷情？在哪一塊草地、水田或沼澤野社？

這塊我父親所來自的土地對我既陌生又熟悉。它存在我的不在場，存在於我不確定的記憶，以及想像。因疏離而引起我的親近，好奇，因虛幻而真實。一如我的父親之於我，或者有一天，我之於我的女兒。我杜撰、虛構了它的疆界，它的年雨量、平均溫度、氣壓，鳥獸誌、文物史，它傳賢不(必)傳子的禪讓政治。

父親跟我之間很少談過什麼。在家吃飯，我們是一家人圍著一張桌子，我總是第一個吃完並且離開，最後一個吃完的總是母親，這中間我們家人很少交談。這樣的吃法我覺得很自在，很方便，很有效。我大學畢業回來教書後，他賭輸錢跟我要錢，我總是說有本是賭才去賭，並且舉我自己為例，說我從不賭博欠錢會沒錢賭博。我還是給了他錢。我跟他說賭博除了輸還有贏。

他當然也想贏。贏得做為他的兒子的我對他的尊重，看重。贏得他對什麼東西的顯出一付不屑樣子的兒子的歡心。一如逐漸老去的我也想贏得早就步入青春反叛期的我的女兒的注視。注視父親的世界。

那一天，星期日，我就讀高一年的女兒又在餐桌上寫她的書法作業。我走過，發現她正在臨歐陽詢的九成宮，一筆一劃，還滿像個樣子。我知道她這一寫要一兩個鐘頭。我走到前面客廳，打開音響，把三張不同演奏者演奏的法國作曲家薩替(Satie)鋼琴作品的CD分別放進我的三個唱盤。我選一些他們都彈了的曲子接續播放，我先放 France Clidat 彈的，在放 Pascal Roge，在放很慢很慢的 Reinbert de Leeuw，然後換上一張「維也納藝術樂團」爵士樂風的演奏，一首接著一首，播完了又重來，彷彿周而復始，不斷再現的圖案：三手吉姆諾培迪(3Gymnopedies)，六首格諾內斯(6Gnossiennes)，在最後之前的思緒(Avant-dernieres pensees)……短短的曲子，非常奇怪的曲名。

薩替稱他的音樂是「家具音樂」或「壁紙音樂」，意指演奏時人們並沒有專心聆賞音樂，家具或壁紙存在於我們周遭，我們在其中走動，呼吸，沉思，嬉笑，睡眠，憂傷……卻不覺其存在。

三年前，我的女兒從我的父親、我和他先後讀過的國小升到我任教的國中(她也許不知道她祖父是她母校日據時代高等科的畢業生)，我們每天在同一個校園

作息，她始終不曾出現在我的教室聽我上課。她一直想考音樂系，放學後花了頗多時間學琴、練琴、修習樂理，校內校外繁瑣的課業讓她少有悠閒之心，我反而不能隨意、自由地交給她東西，像過去二十年來我給我學生的。

我在客廳反覆播放唱片，不時提升音量，自言自語說這是薩替的作品，家具音樂，我寫過這樣一首歌。我希望間接幫助她增長她需要的音樂知識。我的女兒在餐桌上寫毛筆字。隔著一堵壁紙破損的牆，她也許聽到飄散、沉落於屋內的我的話語或薩替的音樂，在多年以後的某一天，忽然又記起這樣一個午後，她的父親，薩替，家具音樂。也許聽若未聞，視若未見，因為這些果然太日常、太熟悉、太習慣的家具/音樂—如此具體，又如此空無。一個熟悉又陌生，親近又疏離的世界。

每一個人都是其他人的壁紙。每一個家人都是其他家人的家具。在存而不在，又無所不在、永遠存在的記憶的房間。我們知道又不知道的父土。

賞析：

陳黎，本名陳膺文，花蓮人，民國四十三年生，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陳黎的作品風格多變，不論是詩，散文，從寫實到超現實，從現代到後現代，在不同的題材中，日常生活的描寫，歷史的追尋，駕御著最深的土地記憶。著有詩集，散文集，音樂評論等十餘種，譯有拉丁美洲現代詩選等。曾獲國家文藝獎，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吳三連文藝獎等。

本篇選自《陳黎散文選》。記敘作者與女兒之間的生活互動裡，回溯多多來自自己對父親及從父親生長的這塊土地，鄉土，家族陌生而疏離的情感，從家譜，火

車,旅遊的觸發,重新檢視親子關係,並指出親人之間,其實始終存在著既陌生又熟悉,彷彿不存在,卻又彼此相依,如此親近的聯繫。

文章從「我」出發,聯繫「父親」的角色,從父親向上尋根的地圖,一開始便說明自己不耐也不屑於世俗禮教,開展以下主題:家族之間感情的薄落、自己對父親的態度、認識父親的方式。作者與父親的關係是隔離的,與家族之間的交流也是封閉的,對父親的冷靜,甚至是冷漠,不帶感情的口吻,在這種輕描淡寫的輕蔑筆調下,有著作者自己的自嘲,一種對父族—宜蘭父土印象的模糊的自我譴責。而這種心情在為人父之後,設身處地,才真正能體會到父親當年的心情。末尾,以「每一個人都是其他人的壁紙。每一個家人都是其他家人的家具。」以薩替的音樂作結束,全文流溢在音樂的氛圍裡,凸顯主旨,形成象徵。

品味時間：

1. 請分享你與父親、母親之間的互動關係。
2. 你能說出你/妳的父祖輩的親人名字和居住的地方嗎？
3. 請試以日常事物為喻，表達你與親人之間的情感關係。